

782.88  
2840  
(3)  
:7

三通小叢書  
愛眉小扎

徐志摩遺著

上海三通書局

1014



#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編 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門 市 部      代 理 店

定價每冊壹元三角  
 外埠運費照加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大連灣路七二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四馬路中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加坡及全  
 南洋新加坡及全  
 各大埠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初版

愛眉小扎 \*

## 注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文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  
教育，美術，歷史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 發刊旨趣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的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這小叢書的發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俾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八月九日起日記

「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了。我只要你；有你就忘却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我最樂。坐着談也好，走道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但那有今天那樣的甜法；愛是甘草，這苦的世小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瓏，你真活潑，你真像一條小龍。

我愛你樸素，不愛你奢華。你穿上一件藍布袍，你的眉目間就有一種特異的光彩，我看了心裏就覺著不可名狀的歡喜。樸素是真的高貴，你穿戴齊整的時候當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尋常的，人人都認得的，素服時的眉，有我獨到的領略。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這話確有道理。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

我的胸膛並不大，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憂愁。我即使小有才。決計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強來的；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我唯一的靠傍是愛那間的靈通。我不能沒有心的平安，眉，只有你能給我心的平安。在你完全的蜜甜的高貴的愛裏，我享受無上的心與靈的平安。

凡事開不得頭，開了頭便有重復，甚至成習慣的傾向。在戀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縫兒，小縫兒會變大窟窿，那就糟了。我見過兩相愛的人因為小事情誤會鬥口，結果只有損失，沒有利益。我們家鄉俗諺有：「一天相罵十八頭，夜夜睡在一橫頭」，意思說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我可不信，我信合理的生活，動機是愛，知識是南鍼；愛的生活也不能純粹靠感情，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愛是幫助了解的力，了解是愛的成熟，最高的了解是靈魂的化合，那是愛的圓滿功德。

沒有一個靈性不是深奧的，要懂得真認識一個靈性，是一輩子的工作。這工夫愈下愈有味，像逛山似的，唯恐進得不深。



眉，你今天說想到鄉間去過活，我聽了頂歡喜，可是你得準備吃苦。總有一天我引你到一個地方，使你完全轉變你的思想與生活的習慣。你這孩子其實真是太嬌養慣了！我今天想起片農雲烏的「死的勝利」的結局；但中國人，那配！眉，你從今起對愛的生活負有做到他十全的義務。我們應得努力，眉，你怕死嗎？活比死難得多！眉，老實說，你的生活一天不改變，我一天不得放心。但北京就是阻礙你新生命的一個大原因，因此我不免發愁。

小 我從前的束縛是完全靠理性解開的；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萬事只要自己決心；決心與成功間的是最短的距離。

往往一個人最不願意聽的話，是他最應得聽的話。

八月十日

3 我六時就醒了，一醒就想你來談話，現在九時半了，難道你還不會起身，我等急了。

我有一個心，我有一個頭，我心動的時候，頭也是動的。我真應得謝天，我在這一輩子裏，本來自問已是陳死人，竟然還能嘗著生活的甜味，曾經享受過最完全，最奢侈的時辰，我從此是一個富人，再沒有抱怨的口實，我已經知足。這時候，天坍了下來，地陷了下去，霹靂種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怕死，不愁死，我滿心只是感謝。即使眉你有一天（恕我這不可能的設想）心換了樣，停止了愛我，那時我的心就像蕪蓬似的栽滿了窟窿，我所有的熱血都從這些窟窿裏流走——即使有那樣悲慘的一天，我想我還是不敢怨的，因為你我的心曾經一度靈通，那是不可滅的。上帝的意思到處是明顯的，他的發落永遠是平正的；我們永遠不能批評，不能抱怨。

八月十一日

這過的是什麼日子！我這心上壓得多重呀！眉，我的眉，怎麼好呢？這那間有千百件事在方寸間起伏，是愛，是慮，是瞻前，是顧後，這筆上那能寫出？眉，我怕，我真怕世

界與我們是不能並立的，不是我們把他們打毀成全我們的話，就是他們打毀我們，逼迫我們的死。眉，我悲極了，我胸口隱隱的生痛，我雙眼盈盈的熱淚，我就要你，我此時要你要，我偏不能有你，喔，這難受——戀愛是痛苦，是的眉，再也沒有疑義。眉，我恨不得立刻與你死去，因為只有死可以給我們想要的清靜，相互的永遠佔有。眉，我來獻全盤的愛給你，一團火熱的真情，整個兒給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樣拿整個，完全的愛還我。

愛 眉 世上並不是沒有愛，但大多是不純粹的，有漏洞的，那就不值錢，平常，淺薄。我們是有志氣的，決不能放鬆一層層，我們得來一個直純的榜樣。眉，這戀愛是大事情，是難事情，是關生死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聖，那才是不可侵犯。有同情的朋友是難得的，我們現有少數的朋友，就思想見解論，在中國是第一流。他們都是真愛你我，看重你我，期望你我的。他們要看我們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實現一般人夢想的境界。他們，我敢說，相信你我有這天賦，有這能力；他們的期望是最難得的，但同時你我負着的責任，那不是玩兒，對己，對友，對社會，對天，我們有奮鬥到底，做到十

全的責任！眉，你知道我這來心事重極了，晚上睡不著不說，睡著了就來怖夢，種種的顧慮整天像刀光似的在心頭亂刺，眉，你又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嵌着，連自由談天的機會都沒有，咳，這真是那裏說起！眉，我每晚睡在床上尋思時，我彷彿覺著髮根裏的血液一滴一滴的消耗，在憂鬱的思念中黑髮變成蒼白。一天二十四小時，心頭那有一刻的平安——除了與你單獨相對的俄頃，那是太難得了。眉，我們死去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啊眉！比如昨天早上你不來電話，從九時半到十一時我簡直像是活抱著炮烙似的受罪，心那麼的跳，那樣的痛，也不知爲什麼，說你也不信，我躺在榻上直咬著牙，直翻身喘着哪！後來再也忍不住了，自己拿起了電話，心頭那陣的狂跳，差一點把我暈了，誰知你一直睡着沒有醒，我這自討苦喫多可笑，但同時你得知道，眉，在戀中人的心理是最複雜的心理，說是最不合理可以，說是最合理也可以。眉，你肯不肯親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淋的心留着，算是我給你最後的禮物？

今朝上睡昏昏的只是在你的左右。那怖夢真可怕，彷彿有人用妖法來離開我們，把我

迷在一輛車上，整天整夜的飛行了三晝夜，旁邊坐着一個瘦長嚴肅的婦人，像是命運自身，我昏昏的身體動不得，口開不得，聽憑那妖車帶着我跑，等得我醒來下車的時候有人來對我說你已另訂約了。我說不信，你帶約指的手指忽在我眼前閃動。我一見就往石板上石頭衝去，一聲悲叫，就死在地下——正當你電話鈴響把我振醒，我那時雖則醒了，把那一陣的悽惶與悲酸，像是靈魂出了竅似的，可憐呀，眉！我過來正想與你好好的談半句鐘天，偏偏你又得出門就診去，以後一天就完了，四點以後過的是何等不自然而偏僻的時刻！我與「先生」談，也是悽涼萬狀，我們的影子在荷池圓葉上晃着，我心裏只是悲慘。眉呀，你快來伴我死去吧！

八月十二日

這在戀中人的心境真是每分鐘變樣，絕對的不可測度。昨天那樣的受罪，今兒又這般的上天，多大的分別！像這樣的豔福，世上能有幾個人享着；像這樣奢侈的光陰，這宇宙

間能有幾多？却不道我年前口占的「海外纏綿香夢境，銷魂今日竟燕京」，應在我的甜心眉的身上！B明白了，我真又歡喜又感激！他這來才够交情，我從此完全信託他了。眉，你的福分可也真不小，當代賢哲你應都在你的妝台前聽候差遣。眉，你該睡着了吧，這時候，我們又該夢會了！說也真怪，這來精神異常的抖擻，真想做事了，眉，你內助我，我要向外打仗去！

八月十四日

昨晚不知那兒來的興致，十一點鐘跑到W家裏，本想與奚談天，他買了新鮮合桃，葡萄，莎果，蓮蓬請我，誰知講不到幾句話，太太回來了。那就是完事。接著W和M也來了，一同在天井裏坐着閒談，大家嚷餓，就吃蛋炒飯，我吃了兩碗，飯後就嚷打牌，我說那我就得住夜，住夜就得與他們夫婦同床，M連罵「要死快哩，瘋頭瘋腦。」但結果打完了八圈牌，我的要求居然做到，三個人一頭睡下，熄了燈，M躲緊在W的胸前，格支支的

個不住，我假裝睡着，其實他說話等等我全聽分明，到天亮都不會落隱。

眉，娘真是何苦來。她是聰明，就該聰明到底；她既然看出我們倆都是癡情人容易動情，她就該得想法大處落墨，比如說禁止你與我往來，不許你我見面，也是一個辦法；否則就該承認我們的情分，給我們一條活路才是道理。像這樣小鵝鵝的溜著眼珠當着人前提防，多說一句話該，多看一眼該，多動一手該，這可不是真該，實際毫無干係，只叫人不舒服，強迫人裝假，真是何苦來。眉，我總說有真愛就有勇氣，你愛我一片血誠，我身體磨成了粉都不能懷疑，但同時你娘那裏既不肯冒險，他那裏又不肯下決斷，生活上也沒有改向，單叫我含糊的等着，你說我心上那能有平安，這神魂不定又那能做事？因此我不由不私下盼望你能進一步愛我，早晚想一個堅決的辦法出來，使我早一天定心，早一天能堂堂的做人，早一天實現我一輩子理想中的新生活。眉，你愛我究竟是怎樣的愛法？

9  
我不在時你想我，有時很熱烈的想我，那我信！我不在時你依舊有你的生活，並不是怎樣的過不去；我在你當然更高興，但我所最要知道的是，眉呀，我是否你「完全的」

要」，我是否能給你一些世上再沒有第二人能給你的東西，是否在我的愛你的愛裏你得到了你一生最圓滿，最無遺憾的滿足？這問題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戀愛之所以為戀愛就在他那絕對不可改變不可替代的一點；羅米烏愛玖麗德，願為她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女子能動他的心；玖麗德愛羅米烏，願為他死，世上再沒有第二個男子能占她一點子的情，他們那戀愛之所以不朽，又高尚，又美，就在這裏。他們倆死的時候彼此都是無遺憾的，因為死成全他們戀愛到最完全最圓滿的程度，所以這，「Die upon a kiss」是真鍾情人理想的結局，再不要別的。反面說，假如戀愛是可以替代的，像是一枝牙刷爛了可以另買，衣服破了可以另製，他那價值也就可想。「定情」——the spiritual engagement, the great mutual giving up——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兩個靈魂在上帝的眼前自願的結合，人間再沒有更美的時刻——戀愛神聖就在這絕對性，這完全性，這不變性；所以詩人說：

.....the light of a whole life dies,

When love is done.



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

眉，我感謝上蒼，因為你已經接受了我；這來我的靈性有了永久的寄托，我的生命有了最光榮的起點，我這一輩子再不能想望關於我自身更大的事情發現，我一天有你的愛，我的命就有根，我就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因此我不能不切實的認明這基礎究竟是多深，多堅實，有多少抵抗侵凌的實力——這生命裏多的是狂風暴雨！

## 愛 眉 小 扎

所以我不怕你厭煩我要問你究竟愛到什麼程度？有了我的愛，你是否可以自慰已經得到了生命與生命中的一切？反面說，要沒有我的愛，是否你的一生就沒有了光彩？我再來打譬喻：你愛吃蓮肉，愛吃鷄豆肉；你也愛我的愛；在這幾天我信蓮肉，鷄豆，愛都是你的需要；在這情形下愛只像是一個「加添的必要」。*An additional necessity*，不是絕對的必要，比如有氣，比如飲食，沒有一樣就沒有命的。有蓮時吃蓮，有鷄豆時吃鷄豆；有愛時「吃」愛，好；再過幾時時新就換樣，你又該吃蜜桃，吃大石榴了，那時假使我給你

的愛也跟著蓮與雞豆完了，但另有與石榴同時的愛現成可以「吃」——你若否能照樣過你的活，照樣生活裏有跳有笑的？再說明白的，眉呀，我希望我的愛是你的空氣，你的飲食，有了就活，缺了就沒有命的一樣東西；不是雞豆或是蓮肉，有時吃固然痛快，過了時也沒有多大交關，石榴柿子青果跟著來替口味多著吧！眉，你知道我怎樣的愛你，你的愛現在已是我空氣與飲食，到了一半天不可少的程度，因此我要知道在你的世界裏我的愛佔一個什麼地位？

May, I miss your passionately appealing gazings and soul—communicating glances which once so overwhelmed and ingratiated me. Suppose I die suddenly tomorrow morning. Suppose I change my heart and love somebody else, what then would you feel and what would you do? These are very cruel supposition, I know, but all the same I can't help making them, such being the lover's psychology.

Do you know what would I have done if in my coming back, I should have found my love no longer mine! Try and imagine the situation an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日記已經第六天了，我寫上了一二十頁。不管寫的是什麼，你一個字都還沒有出世哪！但我却不怪你，因為你真是貴忙；我自己就負你空忙大部分的責。但我盼望你及早開始你的日記，紀念我們同玩廠甸那一個蜜甜的早上。我上面一大段問你的話，確是我每天鬱在心裏的一點意思，眉，你不該答復我一兩個字嗎？眉，我寫日記的時候我的意緒益發蠶絲似的繞著你；我筆下多寫一個眉字，我口裏低呼一聲我的愛，我的心為你多跳了一下。你從前給我寫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我知道。因此我益發盼望你繼續你的日記，也使我多得一點歡喜，多添幾分安慰。

13 我想去買一隻玲瓏堅實的小箱，存你我這幾月來交換的信件，算是我們定情的一個紀念，你意思怎樣？

八月十六日

真怪，此刻我的手也直抖擻，從沒有過的，眉，我的心，你說怪不怪，跟你的抖擻一樣？想是你傳給我的，好，讓我們同病；叫這劇烈的心震震死了豈不是完事一宗，事情的確是到門了，眉，是往東走或往西走你趕快得意才是，再要含糊大事就變成了頑笑，那可真不是玩！他那口氣是最分明沒有的了；那位京友我想一定是雙心，決不會第二個人。他現在的口氣似乎比從前有主意的多，他已經準備「依法辦理」；你聽他的話「今年決不攔阻你」。好，這回像人了！他像人，我們還不爭氣嗎？眉，這事情清楚極了，只要你的決心，娘，別說一個，十個也不能攔阻你。我的意思是我們同到南邊去（你不願我的名字混入第一步，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你知道那是不成功的，所以與其拖泥帶漿還不如走大方的路，來一個甘脆，只事情是真的，我們有什麼見不得人面的地方？）找着P做中間人，解決你與他的事情，第二步當然不用提及，雖則誰不明白？眉，你這回真不能再做

小孩子，你得硬一硬心，一下解決了這大事免得成天懷鬼胎過不自然的痛苦的日子。要知道你一天在這尷尬的境地裏嵌着，我也心理上一天站不直，那能真心去做事，害得誰都不舒服，真是何苦來？眉，救人就是自救，自救就是救人。我最恨的是苟且，因循，懼怯，在這上面無論什麼事都是找不到基礎的。有志事竟成，沒有錯兒。奮勇上前吧，眉，你不用怕，有我整個兒在你旁邊站著，誰要動你分毫，有我拚著性命保護你，你還怕什麼？

小 今晚我認賊心上有點不舒服，但我有解釋，理由很長，明天見面再說吧，我的心懷裏，除了擊愛你的一片熱情外，我決不容留任何夾雜的感想；這卅愛眉小扎裏，除了登記因愛而流出的思想外，我也決不願夾雜一些不值得的成分。眉，我是太癡了，自頂至踵全是愛，你得明白我，你得永遠用你的柔情包住我這一團的熱情，決不可有一絲的漏縫，因為那時就有爆烈的危險。

八月十五日

十一點過了。肚子還是疼，又招了涼怪難受的，但我一個人占空院子（宏這回真走了），夜沉沉的，那能睡得著？這時候飯店涼台上正涼快，無情中衣香鬢影多浪漫多作樂呀！這屋子悶熱得凶，蚊蟲也不饒人，我臉上腕上脚上都叫咬了。我的病我想一半是昨晚少睡，今天打球後又喝冰水太多，此時也有些倦意，但眉你不是說回頭給我打電話嗎？我那能呢！聽差們該死，走的走，睡的睡，一個都使喚不來，你來電時我要是睡著了那又不成。所以我還是起來塗我最親愛的愛眉小扎吧。方才我躺在床上又想這樣那樣的。怪不得老話說「疾病則想親」，我才小不舒服，就動了感情，你說可笑不？我倒不想父母，早先我有病時總想媽媽，現在連媽媽都退後了，我只想我那最親愛的，最鍾愛的小眉。我也想起了你病的那時候，天罰我不叫我在你的身旁，我想起就痛心，眉，我怎樣不知道你那時熱烈的想我要我。我在意大利時有無數次想出了神，不是使勁的自咬手臂，就是拿拳頭猛磨

## 愛 眉 小 扎

胸，直到真痛了才知道。今晚輪着我想你了，眉！我想像你坐在我的床頭，給我喝熱水，給我吃藥，撫摩着我生痛的地方，讓我好好的安眠，那都幸福呀！我願意生一輩子病，叫你坐一輩子的床頭。哦那可不成，太自私了，不能那樣設想，昨晚我問你我死了你怎樣，你說你也死，我問真的嗎，你接着說的比較近情些。你說你或許不能死，因為你還有娘，但你會把自己「關」起來，再不與男子們來往。眉，真的嗎？門關得上，也打得開，是不是，我真傻，我想的是什麼呀，太空幻了！我方才想假使我今晚肚子疼是盲腸炎，一陣子湧上來在極短的時間內痛死了我，反正這空院子裏鬼影都沒。天上只有幾顆冷淡的星，地下只有幾莖野草花。我要是真的靈魂出了竅，那時我一縷精魂飄蕩蕩的好不自在，我一定跟着涼風走，自己什麼主意都沒有；假如空中吹來有音樂的聲響，我的鬼魂許就望着那方向飛去——許到了飯店涼台上。啊，多涼快的地方，多好聽的音樂，多熱鬧的人羣呀！啊，那又是誰，一位妙齡女子，她慵慵的倚着一個男子肩頭在那像水潑似的地平上翩翩的舞，多美麗的舞影呀！但她是誰呢，為什麼我這渺飄的三魂無端又感受一個勁烈的顫慄？

她是誰呢，那樣的美，那樣的風情，讓我移近去看看，反正這鬼影是沒人覺察。不會招人討厭的不是？現在我移近了她的跟前——慵慵的倚着一個男子肩頭款款舞蹈踏着的那位女郎，她到底是誰呀，你，孤單的鬼影，究竟認清了沒有？她不是旁人；不是皇家的公主，不是外邦的少女；她不是別人，她就是她——你生前灑肝腦去戀愛的她！你自己不幸，這大早就變了鬼，她又不知道，你不通知她那能知道——那圓舞的音樂多香柔呀！好，我去通知她吧。那鬼影躊躇了一響，咽住了他無形的悲淚，益發移近了她，舉起一個看不見的指頭，向着她暖和的胸前輕輕的一點——啊，她打了一個寒噤，她拾起了頭，停了舞，張大了眼睛，望着透光的鬼影睜眼的看，在那一瞥間她見着了，她也明白了，她知道完了——她手掩着面，她悲切切的哭了。她同舞的那位男子用手去攬着她，低下頭去軟聲聲安慰她——在潑水似的地平上，他擁着掩面悲泣的她慢慢走回坐位去坐下來。音樂還是不斷的奏着。

十二點了。你還沒有消息，我再上床去趨着想吧



十二點三刻了，還是沒有消息。水管的水聲，像是灑灑的秋雨，真惱人。爲什麼心頭這一陣陣的淒涼；眼淚——線條似的掛下來了！寫什麼，上床去吧。

一點了，一個秋蟲在階下鳴，我的心跳；我的心一塊塊的迸裂；痛！寫什麼，還是躺著去，孤單的癡人！

一點過十分了。還這麼早，時候過的真慢呀！

這地板多硬呀，跪着雙膝生痛；其實何苦來，禱告又有什麼用處？人有沒有心是問題；天上有沒有神道更是疑問了。

志摩啊你真不幸！志摩啊你真可憐！早知世界是這樣的，你何必投娘胎出世來！這一腔熱血遲早有一天嘔盡。

一點二十分！

一點半——Marvelous!

一點三十五分——Life is too charming, too charming indeed. Haha!

一點三刻——O is that the way woman love! Is that the way woman love!

一點五十五分——天呀!

兩點五分——我的靈魂裏的血——滴滴的在那裏吊……

兩點十八分——瘋了!

兩點三十分——

兩點四十分      "The pity of it, the pity of it, lag of"

Christ, what a hell

Is packed into that line! Each syllable

Blessed when you say it.....

兩點五十分——靜極了。

三點七分——

三點二十五分——火都沒了!

三點四十分——心茫然了！

五點欠一刻——咳！

六點三十分

七點三十分

八月十九日

愛

眉

小

扎 眉，你救了我，我想你這回真的明白了，情感到了真摯而且熱烈時，不自主的往極端方向走去，亦難怪我昨夜一個人發狂似的想了一夜，我何嘗成心和你生氣，我更不會存一絲的懷疑，因為那就是懷疑我自己的生命，我只怪嫌你太孩子氣，看事情有時不認清親疎的區別，又太顧慮，缺乏勇氣。須知真愛不是罪（就怕愛而不真，做到真字的絕對義那才做到愛字）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是一個意思。你心上還有芥蒂時，還覺着「怕」時，那你的思想就沒有完全叫愛染色，你的情沒有到晶瑩剔透

的境界，那就比一塊光澤不純的寶石，價值不能怎樣高的。昨晚那個經驗，現在事後想來，自有它的功用，你看我活著不能沒有你，不單是身體，我要你的性靈，我要你身體完全的愛我，我也要你的性靈完全的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的絕對的全部——因為我獻給你的也是絕對的全部，那才當得起一個愛字。在真的互戀裏，眉，你可以儘量，盡性的給，把你一切的所有全給你的戀人，再沒有任何的保留，隱藏更不須說；這給，你要知道，並不是給，像你送人家一件袍子或是什麼，非但不是給掉，這給是真的愛，因為在兩情的交流中，給與愛再沒有分界；實際是你給的多你愈富有，因為戀情不是像金子似的硬性，它是水流與水流的交抱，是明月穿上了一件輕快的雲衣，雲彩更美，月色亦更豔了。眉，你懂得不是，我們買東西尚且要挑剔，怕上當，水菓不要有蛀洞的，寶石不要有斑點的，布綢不要有縐紋的，愛是人生最偉大的一件事實，如何少得一個完全：一定得整個換整個，整個化入整個，儼糖化在水裏，才是理想的事業，有了那一天，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

眉，方才你說你願意跟我死去，我才放心你愛我是有根了；事實不必有，決心不可不

有，因為實際的事變誰都不能測料，到了臨場要沒有相當準備時，原來神聖的事業立刻就變成了醜陋的頑笑。

世界多的是沒志氣人 所以只聽見鬼笑，真的能認真的能有幾個人；我們不可不格外自勉。

我不懂要愛的肉眼認識我的肉身，我要你的靈眼認識我的靈魂。

八月二十日

我還覺得虛虛的，熱沒有退淨，今晚好好睡就好了，這全是自討苦喫。

我愛那重簾，要是簾外有濃綠的影子，那就更趣了。

你這無謂的應酬真叫人太不耐煩，我想想真有氣，成天遭強盜搶，老實說，我每晚睡不着也就爲此，眉，你真的得小心些，要知道「防微杜漸」在相當時候是不可少的

八月二十一日

眉，醒起來，眉，起來，你一生最重要的交關已經到門了，你再不可含糊，你再不可因循，你成人的機會到了，真的到了。他已經把你看作潑水難收，當着生客們的面前，儘量的羞辱你，你再沒有志氣，也不該猶豫了；同時你自己也看得分明，假如你離成了，決不能再在北京耽下去。我是等着你，天邊去，地角也去，爲你我什麼道兒都欣欣的不躊躇的走去。聽着：你現在的選擇，一邊是苟且曖昧的圖生，一邊是認真的生活；一邊是骯髒的社會，一邊是光榮的戀愛；一邊是無可理喻的家庭，一邊是海闊天空的世界與人生；一邊是你的種種的習慣，寄媽舅母，各類的朋友，一邊是我與你的愛。認清楚了這回，我最愛的眉呀，「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真的得下一個完全自主的決心，叫愛你期望你的真朋友們，一致起敬你才好呢！

眉，爲什麼你不信我的話，到什麼時候你才聽我的話！你不信我的愛嗎？你給我的愛

不完全嗎？爲什麼你不肯聽我的話，連極小的事情都不依從我——到是別人叫你上那兒你就梳頭打扮了快走。你果真愛我，不能這樣沒胆量，戀愛本是光明事。爲什麼要這樣子偷偷的，多不痛快。

愛 眉，要知道你只是偶爾的覺悟，偶爾的難受，我呢，簡直是整天整晚的叫憂愁割破了我的心。O May! love me, give me all your love, let us become one; try to live into my love for you, let my love fill you, nourish you, caress your daring body  
小 and hug your daring soul too; let my love stream over you, merge you thoroughly; let me rest happy and confident in your passion for me!

憂愁他整天拉着我的心，

他一個琴師操練他的琴；

悲哀像是海礁間的飛濺，

看他那涵湧聽他那呼號！

八月二十二日

眉，今兒下午我實在是餓荒了，壓不住上衝的肝氣，就這麼說吧，倒叫你笑話酸勁兒大，我思想是覺着有些過分的不自持，但同時你當然也懂得我的意思。我盼望，聰明的眉呀，你知道我的心胸不能不算坦白，度量也不能說是過分的窄，我最恨瑣碎地方認真，但大家要分明，名分與了解有了就好辦，否則就比如一盤不分疆界的棋，叫人無從下手了。很多事情是庸人自擾，頭腦清明所以是不能少的。

你方才跳舞說一句話很使我自覺難爲情，你說「我們還有什麼客氣？」難道我真的氣度不寬，我得好好的反省才是。眉，我沒有怪你的地方，我只要你的思想與我的合併成一體，絕對的泯縫，那就不易見錯兒了。

我們得互相體諒，在你我間的一切都得從一個愛字裏流出。

我一定聽你的話；你叫我幾時回南我就回南，你叫我幾時往北我就幾時往北。



今天本想當人前對你說一句小小的怨語，可沒有機會，我想說，「小眉真對不起人，把人家萬里路外叫了回來，可連一個清靜談話的機會都沒給人家！」下星期西山去一定可以有機會了。我想着就起勁，你呢，眉？

我較深的思想一定得寫成詩才能感動你，眉，有時我想就只你一個人真的懂我的詩，愛我的詩，真的我有時恨不得拿自己血管裏的血寫一首詩給你，叫你知道我愛你是怎樣的深。

小眉，我的詩魂的滋養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詩魂像抱親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給他穿，他餓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愛他就不愁餓不愁凍，有你的愛他就有命！

眉，你得引我的思想往更高更大更美處走；假如有一天我思想墮落或是衰敗時就是你的羞恥，記着了，眉！

已經三點了，但我不對你說幾句話我就別想睡。這時你大概早睡着了，明兒九時半能起嗎？我怕還是問題。

你不快活時我最受罪，我應當是第一個有特權有義務給你慰安的人不是？下回無論你怎樣受了誰的氣不受用時，只要我在你旁邊看你一眼或是輕輕的對你說一兩個小字，你就應得寬解；你永遠不能對我說：「Shut up.」（當然你決不會說的，我是說笑話，）叫我心裏受刀傷。

我們男人，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癡子，真也是怪，我們的想頭不知是那樣轉的，比如說去秋那『一雙海電』，爲什麼這一來就叫一萬二千度的熱頓時變成了冰，燒得着天的火立刻變成了灰，也許我是太癡了，人間絕對的事情本是少有的。All or Nothing 到如今還是我做人的標準。

肩，你真是孩子，你知道你的情感的轉回來的多快，一會兒氣得話都說不出，一會兒又嚷吃麵包了！

今晚與你跳的那一個舞，在我是最 enjoy 不過了，我覺得從沒有經驗過那樣濃豔的趣味——你要知道你偶爾喚我時我的心身就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

變 眉 小 孔

昨晚來今雨軒又有慷慨激昂的「援女學聯合」，有一個大鬍子矮矮的，他像是大軍師模樣，三五個女學生一羣男學生站在一起談話，女的哭哭噪噪，一面擦眼淚，一面高聲的抗議，我只聽見「像這樣還有什麼公理呢？」又說「誰失蹤了，誰受重傷了，誰準叫他們打死了，唉，一定是打死了，烏烏烏烏……」今天一早就下雨，整天陰霾到底，你不樂，眉倒看得好玩，你說女人真不中用，一來就哭；你可不知道女人的哭才是她的真本領哩！我也不快；你不願見人，並且不願見我；你不打電話，我知道你連我的聲音都不願聽見，我可一點也不怪你，眉，我懂得你的抑鬱，我只抱歉我不能給你應分的慰安。十一點半了，你還不會回家，我想像你此時坐在一羣叫聲不相干的俗客中間，看他們放肆的賭，你儘楞着，眼淚向裏流着，有時你還得陪笑臉，眉，你還不厭嗎，這種無謂的生活，你還不造反，眉？

我不知道我對你說着什麼話才好，好像我所有的話全說完了，又像是什麼話都沒有說，眉呀，你望不見我的心嗎？這悽涼的大院子今晚又是我單個兒佔着，靜極了，我覺得你不在我的周圍，我想飛上你那裏去，一時也像飛不到的樣子，眉，這是受罪，真是受罪！方才「先生」說他這一時不很上我們這兒來，因為他看了我們不自然的情形覺着不舒服，原來事情沒有到門大家見面打哈哈到沒有什麼，這回來可不對了，悲慘的顏色，緊急的情調，一時都來了，但見面時還得裝作，那就是痛苦，連旁觀人都受着的，所以他小願意來，雖則他狠 Miss 你。他明天見娘談話去，他再不見效，誰都不能見效了，他真是好朋友，他見到，他也做到，我們將來怎樣答謝他才好哩。S 來信有這幾句話——我覺得自己無助的可憐，但是一看小曼，我覺得自己運氣比她高多了，如果我精神上來，多少可以做一些事業，她却難上難，一不狠心立志，險得狠，歲月蹉跎，如何能保守健康精神與身體，志摩，你們都是她的至近朋友，怎不代她設想設想？使她蹉跎下去，真是可惜，我是巾幗到底不好參與家事……。

八月二十四日

這來你真的狠不聽話，眉，你知道不？也許我不會說話，你不愛聽；也許你心煩聽不進，今晚在真光我問你記否去年第一次在劇場覺得你的髮髻擦着我的臉，（我在海拉爾寄回一首詩來紀念那初度尖銳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你理都沒有理會我，許是你看電影出了神，我不能過分怪你。

小 眉 愛  
今晚北海真好，天上的雙星那樣的晶清，隔着一條天河含情的互睇着；滿池的荷葉在微風裏透着清馨；一彎高玉似的初月在西天掛着；無數的小虫相應的叫着；我們的小舫在荷葉叢中刺着，我就想你，要是你我倆坐着一只船在湖心裏蕩着，看星，聽虫，嗅荷馨，忘却了一切，多幸福的事，我就怨你這一時心不靜，思想不清，我要你到山裏去也就爲此。你一到山裏心胸自然開豁的多，我敢說你多忘了一件雜事，你就多一分心思留給你的愛；你看看地上的草色，看看天上的星光，摸摸自己的胸膛，自問究竟你的靈魂得到了寄託

沒有，你的愛得到了代價沒有，你的一生尋出了意義沒有？你在北京城裏是不會有清明思想的——大自然提醒我們內心的願望。

我想我以後寫下的不拿給你看了，眉，一則因為天天看煩得狠，反正是這一路的話，這愛長愛短老聽也是怪膩煩的；二則我有些不甘願，因為分明這來你並不怎樣看重我的「心聲」。我每天寫的，有功夫就寫，倒像是我唯一的功課，狠多是夜闌人靜半夜三更寫的，可是你看也就翻過算數，到今天你那本子還是白白的，我問你勸你的話你也從不提及，可見你並不會看進去，我寫當然還是寫，但我想這來不每天繳卷似的送過去了，我也得裝裝媽媽，等你自己想起時問起時真的要時再給你不遲。我記得（你記得嗎，眉？）才幾個月前你最初與我祕密通訊時，你那時的誠懇，焦急，需要，怎樣抱怨我不給你多寫，你要看我的字就比掉在岸上的魚想水似的急，——咳，那時問我的肝腸都叫你搖動了，眉！難道這幾個月來你已經看够了不成？我的話準沒有先前的動聽，所以你也不再着急要，則我自問我對你一往的深情真是一天深似一天，我想看你的字，想聽你的話，想擁抱你的

思想，正比你幾個月前想要我的有增無減——眉，這是什麼道理？我知道我如其儘說這一套帶怨意的話，你一定看得更不耐煩，你真是愈來愈蠢了，什麼新鮮的念頭，討人歡喜招人樂的俏皮話一句也想不着，這本子一頁又一頁只是扳着臉子說的鄭重話，那能怪你不愛看——我自個兒活該不是？下回我想來一個你給我的信的一個研究——我要重新接近你那時的真與摯，熱烈與深刻。眉，你知道你那時偶爾看一眼，那一眼裏含着多少的深情呀！現在你快正眼都不愛觀我了，眉，這是什麼道理？你說你心煩，所以連面都不願見我——我懂得，我不怪你，假如我再跑了一次看看——我不在跟前時也許你的思想到會分給我一些——你說人在身邊，何必再想，真是！這樣來我願意我立即死了，那時我倒可以希望佔有你一部分純潔的思想的快樂。眉，你幾時才能不心煩？你一天心煩，我也一天不心安，因為我們倆的思想鑷不到一起，隨我怎樣的用力用心——

眉，假如我逼着你跟我走，那是說到和平辦法真沒有希望時，你將怎樣發付我？不，我情願收回這問句，因為你也許忍心拿一把刀插在愛你的廠的心裏！

咳，「以不了了之」，什麼話！我倒不信，徐志摩不是儒夫，到相當時候我有我的顏色，無恥的社會你們看着吧！

眉，只要你有一個日本女子一半的癡情與俠氣——你早跟我飛了，什麼事都解決了。亂絲總得快刀斬，眉，你怎的想不通呀！

上海有時症，天又熱，我也有些怕去。

八月二十五日

眉，你快樂時就比花兒開，我見了直樂！

八月二十七日

兩天不親近愛眉小扎了，真覺得抱歉。

香山去只增添，加深我的懊喪與惆悵，眉，沒有一分鐘過去不帶着想你的癡情，眉，



上山，聽泉，折花，望遠，看景，獨步，嗅草，捕虫，尋夢，——那一處沒有你，眉，那一處不惦著你眉，那一個心跳不是爲著你眉！

我一定得造成你眉；旁人的閒話我愈聽愈惱，愈憤愈自信！眉，交給我你的手，我引你到更高處去，我要你托胆的完全信任的把你的手交給我。

愛 我沒有別的方法，我就有愛；沒有別的天才，就是愛；沒有別的能耐，只是愛；沒有別的动力，只是愛。

眉 我是極空洞的一個窮人，我也是一個極充實的富人——我有的只是愛。

小 眉，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來洗濯誰來；你不來解渴誰來；你不來照形誰來！

扎 我白天想望的，晚間祈禱的，夢中纏綿的，平旦時神往的——只是愛的成功，那就是生命的成功。

是真愛不能沒有力量；是真愛不能沒有悲劇的傾向。

眉，「先生」說你意志不堅強，所以目前逢著有阻力的環境倒是好的，因爲有阻力的

環境是激發意志最強的一個力量，假如阻力再不能激發意志時，那事情也就不易了。這時候各界的看法各各不同，眉，你覺出了沒有？有絕對懷疑的；有相對懷疑的；有部分同情的；有完全同情的（那很少，除是K老）；有嫉忌的；有陰謀破壞的（那最危險）；有肯積極助成的；有願消極幫忙的……都有。但是，眉；聽着，一切都跟着你我自身走；只要你有意志，有氣，有勇，加在一個真的情愛上，什麼事不成功真的！

有你在我的懷中，雖則不過幾秒鐘，我的心頭便有沒憂愁的蹤跡；你不在我的當前，我的心就像掛燈似的懸著。

你爲什麼不抽空給我寫一點？不論多少，抱著你的思想與抱著你的溫柔的肉體，同樣是我這輩子無上的快樂。

往高處走，眉，往高處走！

我不願意你過分「愛物」，不願意你隨便化錢，無形中養成「想什麼非要到什麼不可」的習慣；我將來決不會怎樣賺錢的，即使有機會我也不來，因爲我認定奢侈的生活不是

## 高尚的生活。

愛，在儉樸的生活中，是有真生命的，像一朵朝露浸着的小草花；在奢華的生活中，即使有愛，不能純粹，不能自然，像是熱屋子裏烘出來的花，一半天就萎萎的憂愁。

論精神我主張貴族主義；談物質我主張平民主義。

眉，你閒着時候想一想，你會不會有一天厭棄你的摩。

不要怕想，想是領到「通」的路上去的。

愛朋友憐惜與照顧也得有個限度，否則就有界限不分明之危險。

小的地方要防，正因為小的地方容易忽略。

八月二十八日

這生活真悶死得人，下午等你消息不來時我反仆在床上，淒涼極了，心跳得飛快，在

眉，你的舌頭上生疤，說話不利便；我的舌頭上不生疤，說話一樣的不能出口，我只能連聲的叫你，眉，眉，你聽着了沒有？

爲誰憔悴？眉，今天有不少人說我。

老太爺防賊有功，應賞反穿黃馬褂！

心裏只是一束亂麻，叫我如何定心做事。

「南邊去防口實」，咳眉，這回再要「以不了了之」，我真該投身西湖做死鬼去了，我本想在南行前寫完這本日記的，但看情形怕不易了，眉，這本子裏不少我的嘔心血的話，你要是隨便翻過的話，我的心血就白嘔了！

八月二十九日

一眉，今天今晚我釋然得很，

## 愛 眉 小 扎

八月三十一日

眉，今晚我只是「爽然」！「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多淒涼的情調呀？北海月色荷香，再會了！

織女與牛郎，清淺一水隔，相對兩無言，盈盈復派派。

九月五日 上海

前幾天真不知是怎樣過的，眉呀，昨晚到站時「譚譚」背給我聽你的來電，他不懂得末尾那個眉字，瞎猜是密碼還是什麼，我真忍不住笑了——好久不笑了眉，你的麼？

「先生」真可人，「一切如意——珍重——眉」多可愛呀，救命王菩薩，我的眉！這世界畢竟不是騙人的，我心裏又漾着一陣甜味兒，癢齊齊怪難受的，飛一個吻給我至愛的眉，我感謝上蒼，真厚待我，眉終究不負我，忍不住又獨自笑了。昨夜我住在蔣家，覆去

翻來老想着你，那睡得着，連着蜜甜的叫你嗔你親你，你知道不，我的愛？

今天捱過好不容易，直到十一時半你的信才來，阿彌陀佛，我上天了。我一壁開信要見着你肥肥的字跡我就樂想躲着眉，我媽坐在我對桌，我爸躺在床上同聲笑着罵了「誰來看你信，這鬼鬼祟祟的幹麼！」我倒怪不好意思的，念你信時我面上一定很有表情，一忽兒擡着眉頭，一忽兒笑逐顏開，媽準灑眼風給爸笑話我哪！

眉，我真心的小龍，這來才是推開雲霧見青天了！我心花怒放就不用提了眉，我恨不得立刻撲著你，親你一個氣都喘不回來，我的至寶，我的心血，這才是我的好龍兒哪！

你那裏是披心瀝胆，我這裏也打開心腸來收受你的至誠——同時我也不敢不感激我們的「紅娘」，他真是你我的恩人——你我還不爭氣些！

說也真怪，昨天還是在昏沈地獄裏坑着的，這來勇氣全回來了，你答應了的話，你給了我交代，我還不聽你向前做事去，眉，你放心，你的摩也不能不給你一個好「交代」！今天我對P全講了，他明白，他說有辦法，可不知什麼辦法？

真厭死人，娘還得跟了來！我本想到南京去接你的，她若來時我連上車站都不便，這多氣人，可是我聽你話眉，如今我完全聽你話，你要我怎辦就怎辦，我完全信託你，我耐着——爲着你眉。

眉，你幾時才能再給我一個甜甜的——我急了！

九月八日

風波，惡風波。

眉，方才聽說你在先施吃冰淇淋剪髮，我也放心了；昨晚我說——

“The absolute way out is the best way out.”

41  
我意思是要你死，你既不能死，那你就活；現在情形大概你也活得過去，你也不須我保護；我爲你已經在我的靈魂上塗上一大塔的密煤，我等於說了謊，我想我至少是對得住你的；這也是種氣使然，有行動時只是往下爬，永遠不能向上爭，我只能暫時洒一滴創心

的悲淚，拿一塊冷笑的毛氈包起我那流鮮血的心，等着再看隨後的變化罷。

我此時竟想立刻跑開，遠着你們，至少讓「你的」幾位安安心；我也不寫信給你，也沒法寫信；我也不想報復，雖則你娘的橫蠻真叫人髮指；我也不要安慰，我自己會騙自己的，罷了，罷了，真罷了！

一切人的生活都是說說打底的，志摩，你這個癡子妄想拿真去代謊，結果你自己輪着孽層的大謊，罷了，罷了，真罷了！

眉，難道這就是你我的下場頭？難道老婆婆的一條命就活活的嚇倒了我們，真的蠻橫壓得倒真情嗎？

眉，我現在只想在什麼時候再有機會抱着你痛哭一場——我此時忍不住悲淚直流，你是弱者眉。我更是弱者的弱者，我還有什麼面目見朋友去，還有什麼心腸做事情去——罷了，罷了，真罷了！

眉，留着你半夜驚醒時一顆淒涼的眼淚給我吧，你不幸的愛人！



眉，你鏡子裏照照，你眼珠裏有我的眼水沒有？

唉，再見吧！

九月九日

愛 今晚許見着你，眉，叫我怎樣好！乙說我非但近癡，簡直已經癡了。方才爸爸進來問我寫什麼，我說日記，他要看前面的題字，沒法給他看了，他指了指「眉」字，笑了笑，用手打了我一下。爸爸直通人情，前夜我沒回家他急得什麼似的一晚沒睡，他說替我「捏着」一大把汗」，後來問我怎樣，我說沒事，他說「你額上亮着哪」，他又對我說「像你這樣年紀，身邊女人是應得有一個的，但可不能胡鬧，以後，有夫之婦總以少接近爲是。」我當然不能對他細講，點點頭算數。

48 昨晚我叫夢象纏得真苦，眉你真害苦了我，叫我怎生才是？我真想與你與你們一家人形跡上完全絕交，能躲避處躲避，免不了見面時也只隨便敷衍，我恨你的娘刺骨，要不爲

你愛我，我要叫她認識我的厲害！等着吧，總有一天報復的！

我見人都覺着尷尬，了解的朋友又少，真苦死。前天我急時忽然想起了LY，她多少是個有俠氣的女子，她或能幫忙，比如代通消息，但我現在簡直連信都不想給你通了，我這裏還記着日記，你那裏恐怕連想我都沒有時候了，唉，我一起起你那專暴淫蠻的娘！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的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帶露，回味曾經的溫存——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掩護着銷魂的歡戀，

我又聽着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曾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苦痛？

你害了我，愛，還是叫我如何還？

但我不能說你負，更不能猜你變；

我心頭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摟；

除非是天翻，但我不能想像那一天！

九月四日濕甯道上

九月十日

「受罪受大了！」受罪受大了，我也這麼說。肩呀，昨晚席間我渾身的肉都顫動了，差一點不會爆裂，說也怪，我本不想與你說話的，但等到你對我開口時，我悶在心裏的話一句都說不上來，我睜着眼睛看你來，睜着眼睛看你去，誰知道你我的心！

有一點我却不甚懂，照這情形絕望是定的了，但你的口氣還不是那樣子，難道你另外又想出了路子來？我真想不出。

九月十一日

眉，你到底是什麼會事？你眼看著我流淚晶晶的說話的時候，我似乎懂得你，但轉瞬間又模糊了；不說別的，就這現虧我就吃定的了，「總有一天報答你」——那一天不是今天，更有那一天？我心只是放不下，我明天還得對你說話。

愛 事態的變化真是不可逆料，難道真有命的不成？昨晚在M外院微光中，你鑠亮的眼對小 着我，你溫熱的身子親着我，你說「除非立刻跑」那話就像電火似的照亮了我的心，那一剎那間，我樂極，什麼都忘了，因為昨天下午你在慕爾鳴路上那神態真叫我有些詫異，你扎 一邊咬得那樣定，你心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所以我忍不住（怕你真又糊塗了）寫了封信給他，親自跑去送信，本不想見你的，他昨晚態度倒不錯，承他的情，我又佔了你至少五分鐘，但我昨晚一晚只是睡不着，就惦着怎樣「跑」。我想起大連，想叫「先生」下來幫着我們一點，這樣那樣儘想，連我們在大連租的屋子，相互的生活，都一一影片似的翻

上心來。今天我一早出門還以為有幾分希冀，這冒險的意思把我的心搔得直癢癢，可萬想不到說謊時是這般田地，說了真話還是這般田地，真是麻維勒斯了！

我心裏只是一團迷，我爸爸娘直替我着急，悲觀得凶，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咳，你不但能成心的害我毀我；你今天還說你永遠是我的，我沒法不信你，况且你又有那封真摯的債，我怎能不憐惜你一點，這生活真是太蹊蹺了！

九月十三日

「先生」昨晚來信，滿是慰我的好意，我不能不聽他的話，他懂得比我多，看得比我透，我真想暫時收拾起我的私情，做些正經事業，也叫愛我如「先生」的寬寬心，咳，我真是太對不起人。

眉，一見你一口氣就哽住了我的咽喉，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昨晚的態度真怪，許有什麼花樣，他臨上馬車過來與我握手的神情也頂怪的，我站着看你，心裏難受就不用提

了，你到底是誰的？昨晚本想與你最後說幾句話，結果還是一句都說不成，只是加添了憤懣。咳，你的思想真混眉，我不能不說你。

這來我幾時再見你眉？看你吧。我不放心的就是你許有澈悟的時候，真要我的時候，我又不在你的身旁，那便怎辦？

西湖上見得着我的眉嗎？

我本來站在一個光亮的地位，你拿一個黑影子丟上我的身來，我沒法擺脫……

*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

這話裏有電，有震醒力！

十日在棧裏做了一首詩：

今晚天上有半輪的下弦月；

我想攜着她的手，

往明月多處走——

一樣是清光，我想，圓滿或殘缺。

庭前有一樹開臉的玉蘭花；

她有的是愛花癖，

我忍着牠的憐惜——

一樣是芬芳，她說，滿花與殘花。

濃蔭裏有一只過時的夜鶯；

她受了秋涼，

不如從前瀏亮——



快死了，她說，但我不悔我的痴情！

但這驚，這一樹殘花，這半輪月——

我獨自沈吟，

對着我的身影——

她在那裏呀，爲什麼傷悲，凋謝，殘缺？

九月十六日

你今晚終究來不來？你不來時我明天走怕不得相見了；你來了又待怎樣？我現在至多的想望是與你臨行一訣，但看來百分裏沒有一分機會！你娘不來時許還有法想；她若來時什麼都完了。想着真叫人氣；但轉想即使見面又待怎生，你還是在無情的石壁裏嵌着，我沒法挖你出來，多見只覺嘗銳利的痛苦，雖則我不怕痛苦。眉，我這來完全變了個「宿命論者」，我信人事會合有命有緣，絕對不容什麼自由與意志，我現在只要想你常說那句話

早些應驗——「我總有一天報答你」，是的我也信，前世不論，今生是你欠我債的；你受了我的禮還不會回答；你的盟誓——「完全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還不會實踐，你決不能隨便墮落了，你不能負我，你的唯一的摩！我固然這輩子除了你沒有受過女人的愛，同時我也自信你也該覺着我給你的愛也不是平常的，眉，真的到幾時才能清帳，我不是急，你要我耐我不是不能耐，但怕的是華年不駐，熱情難再，到那天彼此都離朽木不遠的時候再交抱，豈不是「何苦」？

我怕我的話說不到你耳邊，我不知你不見我時心裏想的是什麼，我不能自由見你，更不能勉強你想我；但你真的能忘我嗎？真的能忍心隨我去休嗎？眉，我真不信爲什麼我的運蹇如此！

我的心想不論望那一方走，碰着的總是你，我的甜；你呢？

在家裏伴娘睡兩晚，可憐，只是在夢陣裏顛倒，連白天都是這怔怔的，昨天上車時，怕你在車上，初到打電話時怕你已到，到春潤廡時怕你就到——這心頭的迴折，還無端的

狂跳，有誰知道？

方才送花去，躊躇了半響，不忍不送，却沒有附信去，我想你够懂得。

昨天在樓外樓上微醺時那淒涼味兒，眉呀，你何苦愛我來！

方才在烟霞洞與復之閑談，他說今年紅蓼紅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蟲咬了，我聽了又有

悵觸，隨講四句——

紅蕉爛死紫薇病

秋雨橫斜秋風緊

山前山後亂鳴泉

有人獨立悵空淚

九月十七日

爸今天一定狠怪我，早上沒有同去，他已是不願意，下午又沒有回。他準搗眉！但他

也一定有數，我爲什麼就着；眉，我的眉，爲你，不爲你更爲誰！可憐我今天去車站盼望你來，又不敢露面，心裏變着層的難受，結果還是白候，這時候有九時半！王福沒電話來，大約又沒有到，也許不叫打，我幾次三番想寫給你可又沒法傳遞，咳，真苦極了，現在我立定主意走了，不管了，以後就看你了，眉呀！想不到這愛眉小扎，歡歡喜喜開的篇，會有這樣悽慘的結束，這一段公案到那一天才判得清？我成天思前想後的神思越恍惚了，再不趕快找「先生」尋安慰去，我真該瘋了。眉，我有些怨你；不怨你別的，怨你在京那一個月，多難得的日子，沒多給我一點平安，你想想，北海那晚上！眉，要不是你後來那封信，我真該疑你了。

今天我又發傻，獨自去靈隱，直挺挺的躺在壑雷亭下那石條碰上尋夢，我過意把你那小紅絹蓋在臉上，妄想倩女離魂，把你變到壑雷亭下來會我！眉，你究竟怎樣了，我那裏捨得下你，我這裏還可以現在似的自由的寫日記，你那裏怕連出神的機會都沒有，一個娘，一個丈夫，手挽手的給你造上一座打不破的半牆，想着怎不叫人悲憤！你說「Some day

God will pity us": but will there be such a day?

昨晚把娘給我那玻璃翠戒指落了，真嚇得我！恭喜沒有掉了；我盼望有一天把小龍也檢了回來，那才真該恭喜哪：

昏昏的度日，詩意儘有，寫可寫不成，方才湊成了四節。

昨天我冒着大雨去烟霞嶺下訪桂；

南高峯在烟霞中不見；

在一家松茅舖的屋沿前

我停步，問一個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丹桂沒有去年時的媚。

那村姑先對着我身上細細的端詳；

「活像個羽毛浸瘋了的鳥，」

我心裏想，她，定覺得蹊蹺，

在這大雨天單身走遠道，

倒來沒來頭的問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運氣不好，來得太遲又太早；

這裏就是有名的滿家街，

往年這時候到處香到凶，

這幾天連綿的雨，外加風，

弄得這希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這桂子林也不能給我歡喜：

枝上只見焦爛的細蕊，

看着淒慘，咳，無妄的災，

我心想，爲什麼到處憔悴？——

這年頭活著不易，這年頭活著不易！

又湊成了一首——

愛 眉 小 扎

再不見雷峯，雷峯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頂上有不少交抱的青蔥，

再不見雷峯，雷峯坍成了一座大荒塚，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世上多的是不應分的變態，

發什麼感慨，對着這光陰應分的摧殘？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坟是掩埋——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鎮壓還不如掩埋來得痛快，

發什麼感慨，這塔是鎮壓，這坟是掩埋！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像曾經的夢境，曾經的愛寵，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完)

## 愛

三月三日志摩臨行出國前寫給小曼女士的第一封信

眉 小曼：這實在是太慘了，怎叫我愛你的不難受？假如你這番深沈的冤曲有人寫成了小說故事，一定可使千百個同情的讀者滴淚，何況今天我處在這最尷尬最難堪的地位，怎禁得不咬牙切齒的恨，肝腸迸裂的痛心呢？真的太慘了，我的乖，你前生作的是什麼孽，今生要你來受這樣慘酷的報應？無端折斷一枝花，尚且是殘忍的行爲，何況這生生的糟蹋一個最美最純潔最可愛的靈魂。真是太難了，你的四圍全是銅牆鐵壁，你便有翅膀也難飛，咳，眼看着一隻潔白美麗的稚羊讓那滿面橫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她刀刀見血的蹂躪謀殺——旁邊站着不少的看客，那羊主人也許在內，不但不動憐惜，反而稱贊屠夫的手段，好

像他們都掛着饒涎想分嘗美味的羊糕哪！咳，這簡直的不能想，實有的與想像的悲慘的故事我亦聞見過不少，但我愛，你現在所身受的却是誰都不會想到過，更有誰有胆量來寫？我倒勸你早些看哈代那本 *Jude The Obscure* 吧，那書裏的女子 *Sue* 你一定狠可同情她，哈代寫的結果叫人不忍卒讀，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將來有機會我對你細講。

咳，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那一天！實在是沒有一個人能明白你，不明白也算了，一班人還來絕對的冤你，阿呸，狗屁的禮教，狗屁的家庭，狗屁的社會，去你們的，青天裏白白的出太陽，這羣人血管的水全是冰涼的！我現在可以放懷的對你說，我腔子裏一天還有熱血，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與幫助；我大胆的承受你的愛，珍重你的愛，永保你的愛，我如其憑愛的恩惠還能從我性靈裏放射出一絲一縷的光亮，這光亮全是你的，你儘量用吧！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裏發現有些須的滋養與溫暖，這也全是你的，你儘量使吧！最初我聽見人家誣衊你的時候，我就熱烈的對他們宣言，我說你們聽着，先前我不認識她，我沒有權利替她說話，現在我認識了她，我絕對的替她辯護，我敢說如其女人的心會

## 愛 眉 小 扎

經有過純潔的，她的就是一個。Her heart is as pure and unsoiled as any woman's heart can be; and her soul as noble. 現在更進一層了，你聽着這分別，先前我自己彷彿站得高些，我的眼是往下望的，那時我憐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着下來到你身上的，漸漸的我覺得我的看法不對，我不應得站得比你高些，我只能平看着你。我站在你的正對面，我的淚絲的光芒與你的淚絲的光芒針對的交換着，你的靈性漸漸的化入了我的，我也與你一樣覺悟了一個新來的影響，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貫徹；——現在我連平視都不敢了，我從你的苦惱與悲慘的情感裏憬悟了你的高潔的靈魂的實際，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現在我只能仰着頭獻給你我有限的真情與真愛，聲明我的驚訝與讚美。不錯，勇敢，胆量，怕什麼？前途當然是有光亮的，沒有也得叫他有。一個靈魂有時可以到最黑暗的地獄裏去游行，但一點神靈的光亮却永遠在靈魂本身的中心點着——况且你不是確信你已經找着了你的真歸宿，真理想，實現了你的夢？來，讓這偉大的靈魂的結合毀滅一切的阻礙，創造一切的價值，往前走吧，再也不必遲疑！

你要告訴我什麼，儘量的告訴我，像一條河流似的儘量把他的積聚交給無邊的大海，像一朵高爽的葵花，對着和暖的陽光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祕密。你要我的安慰，你當然有我的安慰，只要我有我能給；你要什麼有什麼，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說的一句話——“Fight On!”——即使運命叫你在得到最後勝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我的愛，那時你就死，因為死就是成功，就是勝利。一切有我在，一切有愛在。同時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認清，再不容絲毫的含糊，讓步犧牲是有的，但什麼事都有個限度，有個止境；你這樣一朵希有的奇葩，決不是爲一對不明白的父母，一個不了解的丈夫犧牲來的。你對上帝負有責任，你對自己負有責任，尤其你對於你新發現的愛負有責任，你已往的犧牲已經足夠，你不能再輕易糟蹋一分半分的黃金光陰。人間的關係是相對的，應職也有個道理，靈魂是要救度的，肉體也不能永遠讓人家侮辱蹂躪，因為就是肉體也是含有靈性的。

總之一句話：時候已經到了，你得 *Asset your own personality*。你的心腸太軟，還是你一輩子吃虧的原因，但以後可不能再過分的含糊了，因為靈與肉實在是不能絕對分

家的，要不然 Nora 何必一定得拋棄她的家，永別她的兒女，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裏去？她爲的就是她自己人格與性靈的尊嚴，侮辱與蹂躪是不應得容許的。且不忙慢慢的來，不必悲觀，不必厭世，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決不會走過頭，前面有人等着你。

以後的信，你得好好的收藏起來，將來或許有用，在你申冤出氣時的將來，但暫時決不可泄漏，切切！

摩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二

三月四日志摩行出國前寫給小曼女士的第二封信

小龍：你知道我這次想出去也不是十二分心願的，假定老翁的信早六個星期來時，我一定絕無顧戀的想法走了完事；但我的胸坎間不幸也有一個心，這個脆弱的心又不幸容易

受傷，這回的傷不瞞你說又是受定的了，所以我即使走也不免咬一咬牙齒忍着些心痛的。這還是關於我自己的話；你一方面我委實有些不放心，不是別的，單怕你有限的勇氣敵不過環境的壓迫力，結果你竟許多少不免明知故犯，該走一百里路也只能走滿三四十里，這是可慮的。

龍呀：我不知道我怎樣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進，怎樣的相信你確有能力發展潛在的天賦，怎樣的私下禱祝有那一天叫這淺薄的惡俗的勢利的「一般人」閉着眼驚訝，閉着眼慚愧——等到那一天實現時，那不懂你的勝利也是我的榮耀哩！聰明的小曼：千萬爭這口氣才是！我常在身旁自然多少於你有些幫助，但暫時分別也有絕大的好處，我人去了，我的思想還是在着，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我這回去是補足我自己的教育，我一定加倍的努力吸收可能的滋養，我可以答應你我決不枉費我的光陰與金錢，同時我當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奮，認清應走的方向，做一番認真的工夫試試，我們總要隔了半年再見時彼此無愧才好。你的情形固然不同，但你如其真有深澈的覺悟時，你的生活習慣自然會得改變的，

我信F也能多少幫助你。

我並不願意做你的專制皇帝，落後叫你害怕討厭，但我真想相當的篤飭着你，如其你過分頑皮時，我是要打的吓！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否做到，如能倒是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我想要你寫信給我，不是平常的寫法，我要你當作日記寫，不僅記你的起居等等，並且記你的思想情感——能寄給我當然最好，就是不寄也好，留着等我回來時一總看，先生再批分數，你如其能做到這點意思，那我就高興而且放心了。同時我當然有信給你，不能怎樣的小的密，因為我在旅行時怕不能多寫，但我答應選我一路感到的一部分真純思想給你，總叫你得到了我的消息，至少暫時可以不感覺寂寞，好不好，曼？關於遊歷方面，我已經答應做現代評論的特約通訊員，大概我人到眼到的事物多少總有報告，使我這里的朋友都能分沾我經驗的利益。

65  
頂要緊是你得拉緊你自己，別讓不健康的引誘搖動你，別讓消極的意念過分壓迫你，你要知道我們一輩子果然能真相真了解，我們的犧牲，苦惱與努力，也就不算是枉費的

了。

## 三

## 三月十日志摩臨行出國前寫給小曼女士的第三封信

龍龍：我的肝腸寸寸的斷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給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給你看，我就不配愛你，就不配受你的愛。我的小龙呀，這實在是太難受了，我現在不願別的，只願我伴着你一同吃苦——你方才心頭一陣陣的作痛，我在旁邊只是咬緊牙關閉着眼睛替你熬着，龍呀，讓你血液裏的討命鬼來找着我吧，叫我眼看你這樣生生的受罪，我什麼意念都變了灰了！你吃現鮮鮮的苦是真的，叫我怨誰去？

離別當然是你今晚縱酒的大原因，我先前只怪我自己不留意，害你吃成這樣，但轉想你的苦，分明不全是酒醉的苦，假如今晚你不喝酒，我到了相當的時刻得硬着頭皮對你說

摩三月四日



## 愛 眉 小 扎

再會，那時你就會舒服了嗎？再回頭受逼迫的時候，就會比醉酒的病苦強嗎？咳，你自己說的對，頂好是醉死了完事，不死也得醉，醉了多少可以自由發洩，不比死悶在心窩裏好嗎？所以我一想到你橫豎是吃苦，我的心就硬了。我只恨你不該留這許多人一起喝，人多就糟，要是單是你與我對喝，那時要醉就同醉，要死也死在一起，醉也是一體，死也是一體，要哭讓眼淚和成一起，要心跳讓你我的胸膛貼緊在一起，這不是在極苦裏實現了我們相望的樹樂，從醉的大門走進了大解脫的境界，只要我們靈魂合成了一體，這不就滿足了我們最高的期望嗎？

啊我的龍，這時候你睡熟了沒有？你的呼吸調勻了沒有？你的靈魂暫時平安了沒有？你知不知道你的愛正在含着兩眼熱淚在這深夜裏和你說話，想你，疼你，安慰你，愛你？我好恨呀，這一層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這彷彿是你淹在水裏掙扎着要命，他們却擲下瓦片石塊來算是救渡你，我好恨呀！這酒的力量還不够大，方才我站在旁邊我是完全準備了的，我知道我的龍兒的心坎兒只曠着。我冷呀，我要他的熱胸膛暖着我，我痛呀，我要

我的他摟着我，我倦呀，我要在他的手臂內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與舒服！——但是實際上我只能在旁邊站着看，我稍微的一幫助就受人干涉，意思說「不勞費心，這不關你的事，請你早去休息吧，她不用你管！」哼，你不用我管！我這難受，你大約也有些覺着吧！

方才你接連了叫着，「我不是醉，我只是難受，只是心裏苦，」你那話一聲聲像是鋼鐵錐子刺着我的心：憤，慨，恨，急的各種情緒就像潮水似的湧上了胸頭；那時我就覺得什麼都不怕，勇氣像天一般的高，只要你一句話出口什麼事我都幹！爲你我拋棄了一切，只是本分爲你我，還顧得什麼性命與名譽——真的假如你方才說出了一半句着邊際着顏色的話，此刻你我的命運早已變定了方向都難說哩！

你多美呀，我醉後的小龍，你那慘白的顏色與靜定的眉目，使我想像你最後解脫時的形容，使我覺着一種逼迫讚美崇拜的激震，使我覺着一種笑滿的和諧——龍我的至愛，將來你永訣塵俗的俄頃，不能沒有我在你的最近的邊旁，你最後的呼吸一定得明白報告這世間你的心是誰的，你的愛是誰的，你的靈魂是誰的！龍呀，你應當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你

## 愛 眉 小 扎

，你占有我的愛，我的靈，我的肉，我的「整個兒」。永遠在我愛的身旁旋轉着，永久的纏繞着，真的龍龍，你已經激動了我的痴情。我說出來你不要怕，我有時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去到絕對的死的寂滅裏去實現完全的愛，去到普遍的黑暗裏去尋求唯一的光明——咳，今晚要是你有一杯毒藥在近旁，此時你我竟許早已在極樂世界了，說也怪，我真的不沾戀這形式的生命，我只求一個同伴，有了同伴我就情願欣欣的瞑目；龍龍，你不是已經答應做我永久的同伴了嗎？我再不能放鬆你，我的心肝，你是我的，你是我這一輩子唯一的成就，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詩；你完全是我的，一個個細胞都是我的——你要說半個不字叫天雷打死我完事。

我在十幾個鐘頭內就要走了，丟開你走了，你怨我忍心不是？我也自認我這回不得不硬一硬心腸，你也明白我這回去是我精神與知識的「散拿吐瑾」。我受益就是你受益，我此去得加倍的用心，你在這時期內也得加倍的奮鬥，我信你的勇氣這回就是你試驗，實證你勇氣的機會，我人雖走，我的心不離開你，要知道在我與你的中間有的是無形的精神線。

彼此的悲歡喜怒此後是會相通的，你信不信？（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我再也不必囑咐，你已經有了努力的方向，我預知你一定成功，你這回衝鋒上去，死了也是成功！有我在這裏，阿龍，放大胆子，上前去吧，彼此不要辜負了，再會！

摩三月十日早三時

我不願意替你規定生活，但我要你注意韁子一次拉緊了是鬆不得的，你得咬緊牙齒暫時對一切的遊戲娛樂應酬說一聲再會，你甘脆的得謝絕一切的朋友。你得澈底的刻苦，你不能縱容你的 Whims，再不能管閒事，管閒事空惹一身騷；也再不能發脾氣。記住，只要你耐得住半年，只要你決意等我，回來時一定使你滿意歡喜，這都是可能的；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信心，有勇氣，腔子裏有熱血，靈魂裏有真愛。龍呀！我的孤注就押在你的身上了！

再如失望，我的生機也該滅絕了，

最後一句話：只有 S 是唯一有益的眞朋友。

三月十日早

## 四

三月十一日離京赴歐途中在奉天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方才無數美麗的雅緻的信箋都叫你們搶了去，害我一片紙都找不着，此刻適西北時寫一個字條給丁在君是撕下一張報紙角來寫的，你看這多窘：幸虧這位先生是丁老夫子的同眉事，說來也是熟人，承他作成，翻了滿箱子替我尋出這幾張紙來，要不然我到奉天前祇好小攔筆，筆倒有，左邊小口袋內就是一排三支。

扎 方才那百子族得惱人，害得我這鐵心漢也覺着又些心酸。你們送客的有吊眼淚的沒有？（啊啊臭美！）小曼，我只見你雙手掩着耳朵，滿面的驚慌，驚了就不悲，所以我推想你也沒掉眼淚。但在滿月夜分別，咳！我孤孤單單的一揮手，你們全站着看我走，也不伸手來拉一拉，樣兒也不裝裝，真可氣。我想送我的裏面，至少有一半是巴不得我走的，還有一半是「你走好，走吧。」車出了站，我獨自的晃着腦袋，看天看夜，稍微有些難受

，小停也就好了。

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間那晚我離京向西時的情景，那時更悽愴些，簡直的悲，我站在車尾巴上，大半個黃澄澄的月亮在東南角上升起，車輪鬧的鬧的響着，W還大聲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確）；但我那時雖則不會失聲，眼淚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時怎樣的心理，彷彿一個在俄國吃了大敗仗往後退的拿破崙，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淚怎麼着？但今夜可不同，上次是向西，向西是追落日，你碰破了腦袋都追不着，今晚是向東，向東是迎朝日，只要你認定方向，伸着手膀迎上去，遲早一輪旭紅的朝日會得湧入你的懷中的。這一有希望，心頭就痛快，暫時的小排惻也就上口有味。半酸不甜的，生滋滋的像是釀大鮮果，有味！

娘那裏真得替我磕腦袋道歉，我不但存心去恭恭敬敬的辭行，我還預備一番話要對她說哪，誰知道下午六神無主的把她忘了，難怪令尊大人相信我是荒唐，這還不够荒唐嗎？你替我告罪去，我真不應該，你有什麼神通，小曼，可以替我「包荒」？

天津已經過了，以上是昨晚寫的，寫至此，倦不可支，閉目就睡，睡醒便坐着發獃的想，再隔一兩點鐘就過奉天了。（韓所長現在車上，真巧，這一路有他同行，不怕了。方才我想打電話，我的確打了，你沒有接着嗎？往窗外望。左邊黃澄澄的土直到天邊，右邊黃澄澄的地直到天邊；這半天，天色也不清明，叫人看着生悶。方才遙望錦州城那座塔，有些像西湖上那座雷峯，像那倒塌了的雷峯，這又增添了我無限的惆悵。但我這獨自的吁嗟，有誰聽着來？

### 愛 眉 小 扎

你今天我的屋子裏去過沒有？希望沈先生已經把我的東西收拾起來，一切零星小件可以塞在那兩個手提箱裏，沒有鑰匙，貼上張封條也好，存在社裏樓上我想够妥當了。還有我的書頂好也想法子點一點。你知道我怎樣的愛書，我最恨叫人隨便拖散，除了一兩個我准許隨便拿的（你自己一個）之外，一概不許借出，這你得告訴沈先生。至少得過一個多月才能盼望看你的信，這還不是刑罰！你快寫了寄吧，別忘 *Via Siberia*，要不是信就得走兩個月。

## 五

## 三月十二日出國途中在哈爾濱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叫我寫什麼呢？咳！今天一早到哈，上半天忙着換錢，一個人坐着吃過兩塊糖，口裏怪膩煩的，心裏不很好過。國境不會出，已經是舉目無親的了，再下去益發淒慘，趕快寫信吧，乾悶着也不是道理。但是寫什麼呢？寫感情是寫不完的還是寫事情的好。

## 日記大綱

星一 松樹胡同七號分臟，車站送行百子響，小曼掩耳朵。

星二 睡至十二時正，飯車裏碰見老韓，夜十二時到奉天，住日本旅館，

星三 早上大雪繽紛，獨坐洋車進城閑逛，三時與韓同行去長春。車上賭紙牌，輸錢，頭痛。看兩邊雪景，一輪日。夜十時換俄國車吃美味檸檬茶，睡着小涼，出涕。

星四 早到哈，韓待從甚盛，去懋業銀行，予猶太鬼換錢買糖，吃飯，寫信。



韓事未了，須遲一星期。我先走，今晚獨去滿洲里，後日即入西伯利亞了，這次是命定不得同伴，也好，可以省唾液，少談天，多想，多寫，多讀。真倦，才在沙發上入夢，白天又沉西，距車行還有六個鐘頭叫我幹什麼去？

說話一不通，原來機靈人，也變成了木鬆鬆。我本來就靈機，這來去俄國真像呆徒了。今早撞進一家糖果舖去，一位賣糖的姑娘黃頭髮白圍裙，來得標緻，我曉風裏進來，本有些凍嘴，見了她爽性楞住了，楞了半天，不得要領，她都笑了。

小 不長鬚子真吃虧，問我那兒來的，我說北京大學，誰都拿我當學生看。今天早上在一家錢舖子裏一羣猶太人，圍著我問話，當然只當我是個小孩，後來一見我護照上填著「大學教授」，他們一齊吃驚，改容相待，你說不有趣嗎？我愛這兒尖屁股的小馬車，頂好要一個戴大皮帽的大俄鬼子趕，這滿街亂跳，什來時候都可以翻車，看了真有意思，坐着更好玩。中午我闖進一家俄國飯店去，一大羣塗脂抹粉的俄國女人全抬起頭看我，嚇得我直往外退出門逃走了。我從來不看女人的鞋帽，今天居然看了半天，有一頂紅的真俏皮。尋

書繡，不得。我只好寄一本糖書去，糖可真壞，留着那本書吧。這信遲四天可以到京，此後就遠了，好好的自己保重吧，小曼，我的心神搖搖的彷彿不會離京。今晚可以見你們似的，再會吧！

摩三月十二日

## 六

### 三月十四日在滿洲里途中寄回小曼女士的信

小曼：昨夜過滿洲里，有馮定一招呼，他也認識你的。難關總算過了，但一路來還是小心翼翼的只怕「紅先生」們打進門來麻煩，多謝天，到現在為止，一切平安順利，今天下午三時到赤塔，也有朋友來招呼，這國際通車真不壞，我運氣格外好，獨自一間大屋子，舒服極了。我閉著眼想：假如我有一天與「她」度蜜月，就這西伯利亞也不壞，天冷算

## 愛

什麼？心窩裏熱就夠了！路上飲食可有些麻煩，昨夜到今天下午簡直沒有東西吃，我這茶桶沒有茶灌頂難過。昨夜真餓，翻箱子也翻不出吃的來，就只陳博生送我的那罐福建肉鬆伺候着我，但那乾東東的，也沒法子吃，想起倒有些怨你青果也不會給我買幾個；上床睡時沒得睡衣換，又得怨你那幾天你出了神，一點也不中用了。但是我決不怪你，你知道，我隨便這麼說就是了。

## 履

同車有一個意大利人極有趣，狠談得上。他的鬍子比你頭髮多得多，他吃烟的時候我

## 小

老怕他著火，德國人有好幾個，蠢的多，中國人有兩個（學生），不相干。英美法人一個

## 扎

都沒有。再過六天，就到莫斯科，我還想到彼得堡去玩哪！這回真可惜了，早知道西伯利

亞這樣容易走，我理清一個提包，把小曼裝在裏面帶走不好嗎？不說笑話，我走了以後你這幾天的生活怎樣的過法？我時刻都惦記着你，你趕快寫信寄英國吧，要是我人到英國沒有你的信，那我可真要怨了。你幾時搬回家去，既然決定搬，早搬爲是，房子收拾整齊些，好定心讀書做事。這幾天身體怎樣？散拿吐瑾一定得不間斷的吃，記着我的話！心跳還

來否？什麼細小事情都願意你告訴我，能定心的寫幾篇小說，不管好壞，我一定有獎。你見着的是那幾個人，戲看否？早上什麼時候起來，都得告訴我。我想給晨報寫通信，老是提心不起，火車裏寫東西真不容易，家信也懶得寫，可否懇你的情，常常爲我轉告我的客中情形，寫信寄浙江硤石徐申如先生。說起我臨行忘了一本金冬心梅花冊，他的梅花真美，不信我畫幾朵你看。

## 七

三月十八日起歐途中在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小曼：好幾天沒信寄你，但我這幾天真是想家的厲害。每晚（白天也是的）一閉上眼就回北京，什麼奇怪的花樣都會在夢裏變出來。曼，這西伯利亞的充軍，真有些兒苦，我

摩三月十四日

又暈車，看書不舒服，寫東西更煩，車上空氣又壞，東西也難吃，這真是何苦來。同車的人不是帶着家眷便是回家去的，他們在車上多過一天便離家近一天，就只我這傻瓜甘心拋去暖熱鬧的北京，到這荒涼境界裏來叫苦！

再隔一個星期到柏林，又得對付她了：小曼，你懂得不是？這一來柏林又變了一個無趣味的難關，所以總要到意大利等着老頭以後，我才能鼓起遊興來玩；但這單身的玩，興趣終是有限的，我要是一年前出來，我的心裏就不同，那時倒是破釜沈舟的決絕，不比這一次身心兩處，夢魂都不得安穩。

但是曼，你們放心，我決不頹喪，更不追悔，這次歐遊的教育是不可少的，稍微吃點子苦算什麼，那還不是應該的。你知道我並沒有多麼不可動搖的大天才，我這兩年的文字生活差不多是逼出來的，要不是私下裏吃苦，命途上顛仆，誰知道我靈魂裏有沒有音樂？安樂是害人的，像我最近在北京的生活是不可以為常的，假如我新月社的生活繼續下去，要不了兩年，徐志摩不墮落也墮落了，我的筆尖上再也沒有光芒，我的心再沒有新鮮的

跳動，那我就完了——「泯然衆人矣」！到那時候我一定自慚形穢，再也不敢託誰的知己，竟許在政治場中鬼混，塗上滿面的密煤——咳，那才叫做醜哩！要知道墮落也得有天才，許多人連墮落都不够資格。我自信我够，所以更危險，因此我力自振拔，這回出來清一清頭腦，補足了我的教育再說——愛我的，期望我成才的，都好像是我的恩主，又嫌債主，我真的又感激又怕他們！小曼，你也得盡你的力量幫助我望清明的天空上騰，謹防我一滑足陷入泥深潭，從此不得救度。小曼你知道我絕對不慕榮華，不羨名利，——你只求對得起我自己。

將來我回國前的生活，的確是問題，照我自己理想，簡真想丟開北京，你不知道我多麼愛山林的清靜。前年我在家鄉山中，去年在廬山時，我的性靈是天天新鮮天天活動的，創作是一種無上的快樂，何況這自然而然的像山溪似的流着——我只要一天出產一首短詩，我就滿意。所以我很想望歐洲回去後到西湖山裏（離家近些）去住幾時。但須有一個條件，至少得有一個人陪着我；在山林清幽處與一如意友人共處——是我理想的幸福，也是培

贊，保全一個詩人性靈的必要生活，你說是否，小曼？

朋友像S.W他們，固然他們也狠愛我器重我，但他們却不了解我——他們期望我做點事業，譬如要我辦報等等，但他們那能知道我靈魂的期望？我眞的志願，他們永遠端詳不到的。男朋友裏眞望我的，怕只有B.一個，女友裏S.是我一個同志，但我現在只想望「她」能做我的伴侶，給我安慰，給我快樂，除了「她」這茫茫大地上叫我更問誰要去？

這類話暫且不提，我來講些車上的情形給你聽聽。——我上一封信上不是說在這國際小車上我獨占一大間臥室舒服極了不是？好，樂極生悲，昨晚就來了報應！昨夜到一個大站，那地名不知其多長，我怎樣也念不上來。未到以前就有人來警告我說前站有兩個客人上前，你的獨占得滿期了。我就起了恐慌，去問那和善的老車役，他張着口對我笑笑說，「不錯，有兩個客人要到你房裏，而且是兩位老太太！」（此地是男女同房的，不管是誰！）我說你不要開玩笑，他說「那你看，要是老太太還算是你的幸氣，在這樣荒涼的地方，那裏有好客人來。」過了一程，車到了站。我下去散步回來，果然，房間裏有了新來的

行李，一隻帆布提箱，兩大鋪蓋，一隻簾籃裝食物的，我看這情形不對，就問間壁房裏人來了些什麼客人，間壁住的肥美的德國太太，回答我「來人不是好對付的，先生，這回怕要受苦了！」不像是好對付的，唉？來了，兩位，一矮，一高，矮的青臉，高的黑臉，青的穿黑，黑的穿青，一個像老母鴨，一個像貓頭鷹，衣襟上都帶着列甯小照的御章，分明是紅黨裏的將軍！

我馬上陪笑臉，湊上去說話，不成，高的那位只會三句英語，青臉的那位一字不提，說了半天，不得要領。再過一歇，他們在飯廳裏，我回房，老車役進來鋪床，他就笑着問我，「那兩位老太太好不好？」我恨恨的說，「別趣了，我真着急，不知來人是什麼路道？」正說時，他掀起一個墊子，露出兩柄明晃晃上足子彈的手鎗，他就拿在手裏，一頭笑著說「你看，他們就是這個路道！」

今天早上醒來，恭喜我的頭還是好好的在我的脖子上安著。小曼，你要看了他們兩位好漢的尊容，準嚇得你心跳，渾身抖擻！俄國的東西貴死了，可恨！車裏飯壞的不成話，



貴的不成話，一杯可可五毫錢像泥水，還得看患者大爺們的嘴臉！地方是寒冷，決不是人住的！一路風景可真美，我想專寫一封晨報通信，講西伯利亞。

小曼，現在我這里下午六時，北京約在八時半，你許正在吃飯，同誰？講些什麼？爲什麼我聽不見？咳！我恨不得——不寫了。一心只想到狄更生那裏看信去！

志摩三月十八日Ornsk

## 八

### 三月二十六日在柏林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小曼：柏林第一晚。一時半。方才送C女士回去，可憐不幸的母親，三歲的小孩子只屢了一撮冷灰，一周前死的。她今天掛着兩行眼淚等我，好不悽慘；只要早一周到，還可見着可愛的小臉兒，一面也不得見，這是那裏說起？他人緣到有，前天有八十人送他殯，說也奇怪，凡是見過他的，不論是中國人德國人，都愛極了他，他死了街坊都出眼淚，沒

一個不說的不曾見過那樣聰明可愛的孩子。曼，你也沒福，否則你也一定樂意看見這樣一個孩兒的——他的相片明後天寄去，你爲我珍藏著吧。真可憐，爲他病也不知有幾十晚不會闔眼，瘦得什麼似的，她到這時還不能相信，昏昏的只似在夢中過活。小孩兒的保姆比她悲傷更切。她是一個四十左右的老姑娘，先前愛上了一個人，不得回音，足足的癡了這六七年，好容易得着了寶貝，容受他母性的愛；她整天的在他身上用心盡力，每晚每早要他禱告，如今兩手空空的，兩眼汪汪的，連禱告都無從開口，因爲上帝待她太慘酷了。我今天趕來哭他，半是傷心，半是慘目，也算是天討我了。

咳！家裏有電報去，堂上知道了更不知怎樣的悲慘，急切又沒有相當人去安慰他們，真是可憐！曼！你爲我寫封信去罷，好麼？聽說老谷爾也在南方病着，我趕快得去，回頭老人又有什麼長短，我這回到歐洲來，豈不是老小兩空！而且我深怕這兆頭不好呢。

C可是一個有志氣有胆量的女子，她這兩年來進步不多，獨立的步子已經站得穩，思想確有通道，這是朋友的好處，老K的力量最大，不亞於我自己的。她現在真是「什麼都

不怕』，將來準備丟幾個炸彈，驚驚中國鼠胆的社會，你們看吧！

柏林還是舊柏林，但貴賤差得太遠了，先前化四毛現在得化六元八元，你信不信？

小曼，對你不起，收到這樣一封悲慘乏味的信，但是我知道你一定生氣我補這句話，因為你是最柔情不過的，我吊眼淚的地方你也免不了吊，我悶氣的時候你也不免悶氣，是不是？

眉 今晚與C看茶花女的樂劇解悶，悶却並不解。明兒有好戲看，那是蕭伯納的Tea Da  
小 re,柏林的咖啡(叫Macca)真好，Peach Melba也不壞，就是太貴。

扎 今年江南的春梅都看不到，你多多寄給我才是！

志摩三月二十六日

## 九

四月十日在倫敦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小曼：我一個人人在倫敦瞎逛，現在在「採花樓」一個人喝烏龍茶等吃飯，再隔一點鐘，去看 John Barrymore 的 Hamlet。這次到英國來就為看戲。你要一時不得我的信，我怕你有些着急，我也不知怎的總是懶得動筆，雖則我沒有一天不想把那天的經驗整個兒告訴你。說也奇怪，我還是每晚做夢回北京，十次裏有九次見着你，每次的情形，總令人難道。真的。像 C 他們說我只到歐洲來了一雙腿，「心」有別用的，還說腸胃都不會帶來，因為我胃口不好！你們那裏有誰做夢會見我的鬼沒有？我也願意知道。我到現在還不會接到中國來的單個字；怕掉了，我真着急。我想別人也許沒有信，小曼你總該有，可是到那一天才能得到你的信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這次來一路上墳送葬，惘惘極了，我有一天想立刻買票到印度去還了願心完事；又想立刻回頭趕回中國，也許有機會與我一同到小林深處過夏去，強如在歐洲做流氓。其實到今天為止我也是沒有想定要流到那裏去，感情是我的指南，衝動是我的風！

這是永遠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辦法。印度我總得去，老頭在不在我都得去。這位菩薩

## 愛 眉 小 扎

面前許不得願心，還要緊照。我現在的主意竟是至遲六月初動身到印度，八九月間可回國，那就快樂了。

我前晚到倫敦的，這裏大半朋友全不在，春假旅行去了。只見着那美術家 Roger Fry 講中國詩的 Arther Waley。昨晚我住在他那裏，今晚又得做流氓了。今天看回了戲，明早就是黎張女士等着要跟我去意大利玩去，我們打算先玩威尼斯，再去佛洛倫與羅馬，她只有兩星期就得回柏林去上學，我一個人還得往南；想到 Sicily 去洗澡，再回頭來。我還一時一點心的平安都沒有，煩極了，「先生」那裏信也一封沒有着筆，詩半行也沒有——如其有什麼可提的成績，也許就只晚上的夢，那到不少，並且多的是花樣，要是有法子理下來時，早已成書了。

這回旅行太糟了，本來是打算多如意多美，泰谷爾一跑，我就沒了落兒，我到不怨他，我怨的他的書記那恩厚之小鬼，一面催我出來，一面讓老頭回去，也不給我個消息，害我白跑一輪，同時他到舒服，你知道他本來是個不名一文的光棍，現在可大抖了，他做了

Mrs Willard的老爺，她是全世界最富女人的一個，在美國頂有名的。這小鬼不是平地一聲雷，腦袋上都裝了金了嗎？我有電報給他，已經四天了，也不得回電，想是在蜜月裏發昏了，那會得我在這兒空宕。

小曼你近來怎樣？身體怎樣？你的心跳病我最怕，你知道你每日一發病，我的心好像也吊了下去似的。近來發不發？我盼望不再來了。你的情緒怎樣？這話其實不必問，不問我也猜着。真是要命，這距離不是假的，一封信來回，至少的四十天，我問話也沒有用，還不如到夢裏去問吧！說起現在無線電的應用真是可驚，我在倫敦可以聽到北京飯店禮拜天下午的音樂或是舊金山市政所裏的演說，你說奇不奇？現在德國差不多每人都裝了聽音機，就是限制（每天報什麼時候聽什麼）并且自己不能發電，將來我想無線電話有了普遍的設備，距離與空間就不成問題了。

比如我在倫敦，就可以要北京電話，與你直接談天你說多美！

在曼殊斐兒墳前寫的那張信片到了沒有？我想另做一首詩。

但是你可知道她的丈夫已經再娶了，也是一個有錢的女人。那雖則沒有什麼，曼殊兒也不會見怪，但我總覺得有些尷尬，我的東道都輸了。你那篇*Something Childish*改好沒有？近來做些什麼事：英國寒愴的很，沒有東西寄給你，到了意大利再寄好玩兒的給你，你乖乖的等着吧！

摩四月十日倫敦

十

六月二十五日在巴黎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我唯一的愛寵，你真得救我了！我這幾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樣過的，一半是癡子，一半是瘋子，整天昏昏的，惘惘的，只想着我愛你，你知道嗎？早上夢醒來，套上眼鏡，衣服也不換就到樓下去看信——照例是失望，那就好比幾百觔的石子壓上了心去，一陣子悲痛，趕快回頭躲進了被窩，抱住了枕頭叫着我愛的名字，心頭火熱的渾身冰冷的，眼淚就圓

了出來，這一天的希冀又沒了。說不出的難受，恨不得睡着從此不醒，做夢倒可以自由些。龍呀，你好嗎？爲什麼我這心驚肉跳的一息也忘不了你，總覺得有什麼事不會做妥當或是你那裏有什麼事似的。龍呀，我想死你了，你再不救我，誰來救我？爲什麼你信寄得這樣稀，筆這樣懶？我知道你在家忙不過來，家裏人煩着你，朋友們煩着你，等得清靜的時候你自己也倦了；但是你要知道你那裏日子過得容易，我這孤鬼在這裏，把一個心懸在那裏收不回來，平均一個月盼不到一封信，你說能不能怪我抱怨？龍呀，時候到了，這是我們，你與我，自己顧全自己的時候，再沒有工夫去敷衍人了。現在時候到了，我你應當再也不怕得罪人——哼，別說得罪人，到必要時天地都得搗爛他哪！

龍呀，你好嗎？爲什麼我心裏老是這怔怔的？我想你親自給我一個電報，也不會想着——我倒知道你又做了好幾身時式的裙了！你不能忘我愛，你忘了我，我的天地都昏黑了。你一定罵我不該這樣說話，我也知道，但你得原諒我，因爲其實是急慌了。（昨晚寫的墨水乾了所以停的。）



Z走後我簡直是「行尸走肉」，有時到賽因河邊去看水。有時到清涼的墓園默想。這里的中國人，除了老K都不是我的朋友，偏偏老K整天做工，夜裏又得早睡，因此也不易見着他。昨晚去聽了一個Opera——Tristan et Isolde。音樂，唱都好，我聽着渾身只發冷勁。第三幕Tris tan快死的時候，Iso 從海灣裏轉出來拚了命來找她的情人。穿一身淺藍帶長袖的羅衫——我只當是我自己的小龍，趕着我不會脫氣的時候，來撲抱我的軀壳與靈魂——那一陣子寒冰刺骨似的冷，我真的變了戲裏的Tris tan！

小 那本戲是最出名的「情死」劇 Love-Death。Tristan 與 Isolde 因為不能在這世界上實現愛，他們就死，到死裏去實現更絕對的愛，偉大極了，猖狂極了，真是「驚天動地」的概念，「驚天動魄」的音樂。龍，下回你來，我一定伴你專看這戲，現在先寄給你本子，不長，你可以先看一邊。你看懂這戲的意義，你就懂得戀愛最高，最超脫，最神聖的境界：幾時我再與你細談。

龍兒，你究竟認真看了我的信沒有？爲什麼回信還不來？你要是懂得我，信我，那你

決不能再讓你自己多過一半天糊塗的日子；我並不敢逼迫你做這樣，做那樣，但如果我間的戀情是真的，那它一定存有力量，有力量打破一切的阻礙；即使得度過死的海，我的魂也得結伴在一起——愛給我們勇，能勇就是成功，要大拋棄才有大收成，大犧牲的決心是進愛境唯一的通道。我們有時候不能因循，不能躲懶，不能姑息，不能縱容「婦人之仁」。現在時候到了，龍呀，我如果往虎穴裏走（爲你），你不能不跟着來嗎？

我心思雜亂極了，筆頭上也說不清，反正你懂就好了，話本來是多餘的。

你決定的日子就是我們理想成功的日子——我等着你的信號，你給W看了我給你的信沒有？我想從後爲是，尤其是這最後的幾封信，我們當然不能少他的幫忙，但也得謹慎，他們的態度你何不講給我聽聽。

照我的預算在三個月內（至多）你應該與我一起在巴黎！

你的心他六月念五日

# 十一

## 五月二十七日在斐倫翠寄給小曼女士的信

小曼：W的回電來後，又是四五天了，我早晚憂巴巴的只是盼着信，偏偏信影子都不見，難道你從四月十三寫信以後，就沒有力量提筆？W的信是二十三，正是你准協和的第二天，他說等「明天」醫生報告病情，再給我寫信，只要他或你自己上月寄出信，此時也該到了，真悶煞人！

扎 回電當然是個安慰。否則我這幾天那有安靜日子過？電文只說「一切平安」，至少你沒有危險了是可以斷定的，但你的病情究竟怎樣？進院後醫治見效否？此時已否出院？巴能照常行動否？我都急得要知道，但急偏不得知道，這多別扭！

93 小曼：這回苦了你，我想你病中一定格外的想念我，你哭了沒有？我想一定有的，因為我在這裏只要上床一時睡不着，就叫曼，曼不答應我，就有些心酸，何況你在病中呢？

早知你有這場病，我就不應離京，我老是怕你病倒，但是總希望你你可以逃過，誰知你還是一樣吃苦，爲什麼你不等着我在身邊的時候生病？

這話問的沒理，我知道我也不一定會得侍候病人，但是我真想倘如有機會伴着你養病，就是樂趣。你枕頭歪了，我可以替你理正，你要水喝，我可以拿給你，你不厭煩我念書給你聽，你睡着了輕輕的掩上了門，有人送花來我給你裝進瓶子去；現在我沒福享受這種想像中的逸趣，將來或許我病倒了，你來伴我也是一樣的。你此番病中有誰侍候着你？娘總常常在你身邊，但她也得管家，朋友中大約有些人是常來的，你病中感念一定很多，但不想也就忘了。

近來不說功課，不說日記，連信都沒有，可見你病得真乏了。你最後倚病勉強寫的那兩封信，字跡潦草，看出你腕動一些也沒有，真可憐，憂呀，我那時真着急，簡直怕你死，你可不死，你答應爲我活着。你現在又多了一個仇敵——病，那也得你用意志力來奮鬥的，你究竟年輕，你的傷損容易養得過來的，千萬不要過於傷感。病中面色是總不好看的

## 愛 眉 小 扎

，那也沒法，你就少照鏡子，等精神回來的時候，再自己看自己也不遲。你現在雖則瘦，還是可以回復你的豐腴的，只要你生活根本的改樣。我月初連着寄的長信，應該連續的到了，但你的回信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來，想着真急。據有人說娘疑心我的信激成你的病的，所以常在那裏查問我：我的信不會丟漏的嗎？我盼望寄你的信只有你看見再沒有第二人看，不是看不得，是不願意叫人家隨便講閑話，是真的。但你這回可真得堅決了，我上封信要你跟W來歐，你仔細想過沒有？這是你一生的一个大關鍵。俗語說的快刀斬亂絲，再痛快不過的。我不願意你再躊躇，上帝幫助能自助的人，只要你站起來就有人在你前面領路，W真是「解人」，要不是他。豈不是我你在兩地着急，叫天天不應的多苦；現在有他做你的紅娘，你也够放心，我真盼望你們倆一共歐洲來，我一定請你們喝香檳接風，有好消息時，最好打電報來就可以。B在瑞士，月初或到斐倫翠來，我們許同遊歐洲再報告你。盼望你早已健全，我永遠在你的身邊，我的曼。

癸五月二十六日